嘉言

（儒）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旋踵而亡。

（釋）殺害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夭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

（道）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戮無辜。結怨成業○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温。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温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驅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温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

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韶怏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厚一日家集。菜楪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操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寀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用兵多殺之報。

唐。衛州司馬杜某，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刼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坷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回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爇其心腑，痛

熱發狂。曰為諸火遮遶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
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
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荊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
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
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
虎。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儼馬首。虎反入草
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徵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
此。且儼始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
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
食。渴者之待飲。幸曰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茅中不出。豈故人相
遇曩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
矣。何暇念疇昔之舊哉。然君無遽去。得以少盡欵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
兄事君。願展拜禮。儼乃再拜。虎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

厚而不識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念友人客於荊楚間。
乃將謁之。抵襄陽旅舍。忽爾卧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
亦不知足。至暮則昏暗。户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
覺兩手拏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巖
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
去。欲廻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
盡。自是見兕而趍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矣。尒來居此。不知
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儼曰。君
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曉。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
舊。君不忍傷。儼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歎友人之俊乘。何
異傷吾故人乎。須無及此。儼曰。食藍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
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栢臺
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乘軺出使。我方與熊豹輩跳躍溪中。思向與
故人跨驢頂盖盍遊異俊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儼

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
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禱矣。然有小懶。須浼待著矣。吾向卧病走
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餒凍。匄於道路。君獨不知乎。君儻
迴求而少振之。則友愛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虎復曰。向有一婦人
跨馬過此。吾搏而食之。有銀握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斜生
蔽水處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
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
世。儼令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為
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
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
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
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
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
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

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曰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曰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頗與子叙別甚冬。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莽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儼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虎躍出。踣石嚙木大吼。聲震林木。儼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隷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輙見宏以杖擊之。曰發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覺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薛文傑閩主王鏻時為國計使誅害樞密使吴英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吴入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薛文傑乃進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内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殺都維那解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别駕楊安共來驗撿都無踪跡別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勘之。寺主云。當殺之夜。不着袈裟。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以帥頗有抵牾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鞠焉。呂妄希時相意。逮捕干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冤之。乃死於獄中。郡民相與備賻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鍾磬鐃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為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為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不見。一府為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流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自盜用官庫錢。事發。挈妻子避地餘干之金步。寄跡於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聚旁

邑。狂僭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悴飢攉。值其擁衆游徼。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掐於竿上。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諜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凶灾。且薦拔遭兵而死者。萬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呼。言盛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鬬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為醉耳。扃其户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徧身青痕狀滿。盖冤鬼報仇云。

宋。宿遷大姓尹氏。當雖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刼女真龍虎大酋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從助之謀者。補右列。後避虜徇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顏而怒憾。當通衢欲射入。周郭趨入酒

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身裝鍱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三子即稱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剌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鋸屑掺頸血。納諸行畚。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為誣汙計。既而不果。復携歸。首已臭。乃伺隙處。抛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訴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覊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日不得賊蹤跡。有粟七官人者。善邀喚紫姑神。試往扣啓。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

福倩汝提屠刀爲一牲。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已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攄尸於江。尚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撻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病。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牲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繩其頸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簽爪。使爬土。或實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痿。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爲野犬嚙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涇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
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内衣衾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
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囙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闔外
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攘去逮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鬼
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隣
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囙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
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
踐狼籍安國牽歸徧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縶之牛主當齎償以
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逆不
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曰驗契書其一
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
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
故曰我既行刼務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囙買牛將歸岐上昨牛
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

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絏不斷。如被解脫。則已奮角矣。曰
蹤跡之。牛徑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汝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飡。家人不見也。父之甥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言其舅殺之。曰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迥澤無人。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曰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曰

成此病。雖露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澂音鰭者。前嶺南節度使誕之子也。宰臣賈餗音速知舉。登進士第。大和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澂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澂所。回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餗。擒澂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取其財。時澂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緋衣。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澂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黔府都督謝祐。凶險忍毒。則天時。徙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勑。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閤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阿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利其家園。欲遣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寂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

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叔叔擲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

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

鼻。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叔至。匿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背

肉幾許。口累疏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失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

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都下。因元宵見一婢携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

球即携其囊同行。妄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

竊青囊。竄捷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夕泊舟山陽。見並舟一

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須臾間遁

去。使我坐待至曉。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捶。訴于陰府

得與子對。攝球至陰司。主者令復甦。從人世受報。後以手足墮落而死。

宋下邳張禈。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禈以門戶恥而

不許。隣人怨之。乃焚其屋。禈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狀。畏隣

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父之讎。

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裡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暴枉見殺害覡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隣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福李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孕妾死此其冤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下究然一女子徧體皆搥楚痕

宋楊開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羨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廳署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謂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宋明叅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廳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前始病

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来相視。郎官曰。比謂參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飡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来矣。可聽之。郎官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来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怨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天寶中。彝爽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

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於
山路陡捡之所抽金鎚擊爨奭頸碎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馬驚踐
長官殂矣今將何之其夜會爨奭妻及僕御致奠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
知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官之名且利一政俸
祿逮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
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
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
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
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覘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
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因啓
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
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媪所
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
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安寢。乃殺之。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闊。取衫予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一士人。有婢懷姙。主母妬。強主父撻之。解后致死。乃遣僕隷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舊室。視其幃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聲婢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恐。月餘憂卒。婢遂專房。又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語人。坐間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充。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覃興。衛州石密。同財作客商。一日覃謂石曰。河北與貝二州有錢三伯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喫食。曰置藥毒覃。先行。路中聞覃已死。曰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觧車。忽見覃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揖。覃曰。我未食。石遂邀覃於市店。將食。覃於懷中取一紙裹散之。五味也。覃遂置一匕於石盤中。覃曰。君毒我。我返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覃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迺者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即階拜授。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之同鄉薦，最家相愛。予作書遣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羗岵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累家相鄙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特令僕求之。岵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岵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羗岵謀殺，罪當處死。岵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唐賛，向為衛吏，嘗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賛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普者有舊。待闕寓京，貲囊竭盡，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中所有以助之。普除僉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普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號泣。因以善言慰其母，母不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罄篋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緝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吏沒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渊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百般刁蹬，巧計取受外，聞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一從命，皆其梯己入總領接受。復慮婦脫囚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二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總領驚懼歸報。其被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

了。也須来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椶帽穿白衫。自城外來。入馬俱行。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来尋討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瞑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問候。方踵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些氣未絕。史平日所乘馬。撤放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甦。曰。急與馬卸鞍。前本路唆都元及同知歿後為本路城隍。今番差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償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甦矣。

梁太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珎。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剜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珎来。又勸兄決斬。至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頻數杯。終

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噉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答之言。尒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舍。尒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梢載二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復攬載。為塩商。家道日興。逾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冤已屆途來汝家矣。二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擄。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逐陳。嚙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因嫌隙。殺死隣舍宗吉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衆吏理問勘經一月。

猶不得實情招伏。時青州人張林敖爲司吏。因令驅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林敖竊立照壁後。開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枷上睡。纔睡又驚搐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林敖出急令獄吏諱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捶。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着。才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搦搭志。言稱你早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由。極刑于市。

宋中書吏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爲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吏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矣。昱私問卒曰。冥官爲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乳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詣。遣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羨家奴名健。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婦在孀居爲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鬼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

還半路其入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紋綾繒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
丁與許之物。君可自着。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既還姑孰。敦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録敦。敦大怖逆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結挽之。故令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鄭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餇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槃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着衲帽弊。搯數珠。自名五戒。暢因與結為法友。欣然相約同詣棱師。

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至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皦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讖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曰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而死。

宋曹翰性貪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隨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忿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載纖羅

漢為名。調發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翰先嘗奉使江南。李主以銀盒饋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寒餒。栖栖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救人之報。

唐羽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其家。彥瑋超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叟叱彥瑋曰。吾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救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造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彥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李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寓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奇痒不可忍。乃寘甑感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戚指此虎宣贊也。蓋戚

嘗破廣德軍時。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扈君任兵鈐。罹禍尤酷。妻卞氏色美。虜以為妻。逮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冤業。卞氏亦繼死。子世顯。坐殺人于都城。掠其楮幣。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錢。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遣治而不勇於斥逐。僕心怨主人。曰其滿罷。泛海歸。為顧賊船。到半塗。全家遇害。拋屍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棄于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橐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研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歇假。主簿黃檢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着商賈服。相隨遊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

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挨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廷。盖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蹤跡已露。欲釆聽鞠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洎獄成皆斃于市。緦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呼。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殺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歐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獄遇恩宥得脫。其父伯洽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母墓。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珏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蹷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冤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經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逮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兩行客過官道。恠其癡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噀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

禮懺竟夜。冀消宿愆。不旬日而死。

宋荊門軍長林縣民寋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劉為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寋㩳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寋氏浸浸與女通。寋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得間。紹熙四年秋。城人袁一販牛往襄陽。使鄒輔行。畢事南還。寋遥見袁生驚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刃出迎之。纔相值。奮斫袁墜馬死。繼又殺鄒。舁寘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所起。袁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袁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廄駒相嘶。部將出視。驚曰。此是袁一郎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袁。其一尸衆識為鄒。固已略聞陰計。徑往捕寋。曰。汝何得白晝殺人。寋面赤聲嘶不能答。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寋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

掾。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卧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閤皂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付城隍拘縻。仍戒云。尊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嶽殿。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僚偕出禱晴。中途值雨作。適到嶽廟之前。衆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略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鄰郡者聞之。亟來爲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囚荷枷被訊。追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髼頭敝衣。拊掌大笑。相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圃爲業。有村儈居五十里外。每爲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携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閭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荆土市廛子弟。多曰挾貲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逃遷適他境者。民蓋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爲憂。村儈者。以冬月農事畢。挈

豬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玉尺。我家大郎所自搓者。安
得在汝手。玉尺者。土人稱挽畜産繩縴之名也。僧變色抵云。昨於某處大
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舉
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子與僕兩尸駢仆溝內。雖暴
露過甚。而枯骴不損。略不為狼狐齧咬。的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曰。見
其有所齎。乃醉以酒而殺之。應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誤。
自投寃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寄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亡賴宗子游嬉。同羣飲東湖。
與數惡少年相值。乘醉鬬毆。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晏然
脱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袁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
尉。郡守沈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矣。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
格。言語爭辯不已。逮旦。神志罔罔。添差判官鄭模。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為
白於郡。呼使還。扣以所見。曰。向者實以不謹飭致有東湖之事。雖辜不坐
罪。然寘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來。到袁歲餘。寂無影響。

意謂渠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遣其國僧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鬭過誤抵
此。既累經恩赦，又多為作佛果資拔，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恕。鬼曰：事干性
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恩赦，冥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袁州，本處神靈言
係隆興府鬼，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始更忍一
兩年，必當報冤。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宋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因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
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
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
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
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為
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
郎賚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京，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
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遊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辭官北上。

遇諸宿泗間。乎長史責己。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鄱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四月。靖在簽廳。有綱船挽卒相歐。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鬧。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屋後。遂仆地。舁歸家即臥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僧。能以穢跡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使汝受。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欲為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貽愁主者。懼難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語鬼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拔鎖。請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綴異處則復昏困。數日死。

宋禧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忽

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至。録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怨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憯惶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絶。舉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爲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今爲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秦州人馬簡。本農家子。日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爲所敺。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爲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爲勝捷軍。簡隷焉。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爲僕。張公爲桂林守。嘗令曝書於詹間。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爲無傷。簡起坐大聲呻痛曰。損我脚矣。拔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臁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

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是寃為之斃日而死。

宋尚待制子長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幷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荅俄指向所用銅盤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扳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毋妻向即日為書走馹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来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来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顧君力疾告我

所以不欲來。及厄㦿切沙雪如此之狀。黃閉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
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
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紿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
在。遣三人者往偵。切恥慶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欠而不還。是殆覺
於賊手。傾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
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
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
成。名為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
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
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户攝其事。劾
因。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
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冤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
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
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

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咸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為辯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梃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啟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懼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徼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

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入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揎袴露膝。流血穿漏。叩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毋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痢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黯。為人好賄暴虐。至每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民仁恕。困乏無財。惟送酒獻壽。衆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衆官上延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醁宴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猊歲歲香。宗黯喜而飲。憖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為友。亦以詩

勸祝之六華旦僚官獻壽觴讌遊沉酣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筭起南山壽更長宗黥醉謂衆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覷賤降日略不相敬遊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冒疾不能前去使人擔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幣帛物貨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你將我小覷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灧澦水中觀者莫不垂淚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黥使人以繩捽挽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黥命諸官以酒肴祝之使劉令為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寃非今世禍亦宿因孰不有死獨尓江津王公恐悞故至散裡屈尓枉尓愛民保民畧容仁恕早遂沉淪謹卜宅兆窆尓江濵祝文誦畢酒奠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黥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更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黥大叫一聲朴然倒地衆官急救氣絶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窆於江上

劉令嫺曰非禮殺人若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元嘉中慶祖便往其所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旣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墅舍見奴教子畦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告驗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

啓。聃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愎傲物。峻險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當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
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户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
同被而卧。元弼叩户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鬓。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
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
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
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
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
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
名。在黄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
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而死。妾亦暴亡。
超逃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
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
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吾孫。故來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暮至家。見所殺客在門立。奪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時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為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笑而各去。惡人後仕宦。崇子纍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猶纍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拜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肖翹。跂行喘息。蠉蠕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為人身也。崇子纍惡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蓋為善之過。尚致其弊。況為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嘗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綃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通達之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遽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亦卒

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旟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濵有光曰以白侃遣尋之俄見金像淩波而趣船側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後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山供養至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尒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賊董道冲寇擾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之僧曰就此炙死穢皃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待正念已伸頸時可下刃賊然之僧頃伸頸受刃賊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遶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酷吏周興等羅織，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絶。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未幾遂敗。

嘉言

（儒）放於利而行，多怨○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蘊利生孽○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厚貪則怨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有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曰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貪利者害己，嗜欲者戕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極其驕奢，忿

其嗜慾。人神憤怨。上下乖離○貪冒無恥。禍必及○冒寵貪榮。方貽後譴○金玉之為貨。怨入而悖出。多藏而厚亡○未有干名要利。欲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鍛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竊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釋 貪習交計。發於相吸。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不知足者。雖富而貧○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道○欲火所燒。貪心難滿○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自勤苦○為人貧窮。從慳貪中來○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風刀解其體○貪利極遠。駛如水注深谷○慳貪嫉妬。惡業遍感○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烟氣○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慳惜不救之財。多為累愚○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剎○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

炬必有燒手之患○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有財不施為自侵欺○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衆罪所集○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間始覺前程險○貪人好聚財財多還害已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由食生貪欲貪念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有財不施世世受貧○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慾多傷神財多累身○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劫功德賊無過嗔恚○嗔為毒之根嗔滅一切善○意地起嗔大地冤賊○嗔恨著能滅百劫所作善業○嗔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冤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出言鄙猥發言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懷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註)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爲子。寡不自害○貪得忘失。衆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今之人不脩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曰公托勢。奪人邸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懷嗔動殺。咸乖大慈○非財害己。惡語傷人。

感應

宋溫州司理晏蹤。好與客言世人挾貴恃富爲不仁不義之事者。罪盈惡稔。必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蔵鏹。豪於一鄉。而賦性刻嗇。錐刀之利。亦不以潤人。第舍宏邃。且蓄妓妾六七輩。躭於聲色之奉。深居

簡出外閭罕覿其面。主掌質庫幹者侵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懼詐無從可達。乃求援於衆妾曰。過咎已白。自知甚明。欲見使主。吐露本末。然後據實賠償。不敢少負。妾不為明言。但曰風日清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趨拜謝罪。王侈於奉養。又好整潔。常寘香薰爐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攜。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遽飛爇簾上。連聲呼僕取水。未至。烟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妾奔出。大屋百間巍然。頃刻受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為貧窶云。晏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為戒。

宋清樟鎮新興觀有監道士者。得疾。其師葛緒仙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監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夫持法救人。行不徒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為驢。試視我打騾。[illegible]竹切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蒸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擾盆夫嚼齧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絕。閻平

生在鄉里作牙儈。貪利刻剥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淩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掩其戶。須臾外聞有咆擲聲。亟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未及變。數起數仆。其子畏其惡聲彰露。即舁入棺。殮而瘞之。

宋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問曇相師曰。此兒前生能煑錫為銀。煅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剉斬拔舌剜眼等獄。若得出已。復墮傍生。(即畜生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窮。

唐隴右木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珎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匙所餌。放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筭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膁肋之間。如

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捶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價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斃則棺斂葬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眾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麁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慶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客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以償官府。求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太半入己。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盡施衣物。竟不獲免。

唐瓊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

百人。執藝者太半。有織花纈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將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木呿（祛遮切）陁。皆奇木。公幹驅木工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黷貨民怨如此。汝能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寔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覩。父固

莫信。又曰。我將死。毋亦不免。緣入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柰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毋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勝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洒。令竊怪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他日當作輔相。故夙祇備。令聞之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門庭蕪穢。令詢其所以。僧曰。比者公來。神輒不報。令歎然曰。試詰神不報之由。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曹冥府皆勾牽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儋耳城西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簾下有言誤追。庭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遂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

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飫入門。繫者爭食其飫。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擎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擎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李氏驚而寤。

宋衢城陸氏。方賊收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煨燼。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處之遂昌僧懷德入冥。見陸氏桎梏繫于廊廡間。因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因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令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衢訪其家。具以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千村有張先郁丙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存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需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廛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郁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托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比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簷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

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符氏婿。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遣一介諭吾兒，使亟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甦，遂遣人詣陝，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郁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郁丙來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段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何有出期。

宋豫章開成觀牛道士為鐵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瓶甑褚三十番，及以本利贖，半移為己用，遷延日久。主首更易，終莫能贖，人亦莫知其故。逾數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與宋茗舍遊九宮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日午未空亡，官未升殿。久之，簾捲，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暗室中引牛上座，倚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質錢一折而賬。牛向主首悲泣，獄卒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

侵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脩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廼為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追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惛憒恍惚如見誼。心悸。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尒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户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委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發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頓盡糶。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車子岡畔。為霹靂擊死。扛擡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醮。得扛擡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遍行告示。方與安葬。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纖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戮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鞏固。以權數治生。其鄉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媼。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媼。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媼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倘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貲給媼終老。育尔孫使成人。若何。媼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媼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鞏夢周氏之夫告之曰。尔強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尔全家亦来納命。

既寤命衆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方止。因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城。龔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搭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耆者。故為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貲日豐。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趣入其家。一白色。一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所攜。如鍬鏵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米。梁柱椽桁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撓舍中文書斗斛無遺餘。瓦筩飄揚虛空間。若鳥翱翔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耆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壻從之官。嘗須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稱失去。且詰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寘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寃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盃事其陳訴於嶽帝今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懾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貸而燒藥曰火發焚其宅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鷙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鷙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遶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徽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曰

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曰問其故。乃云。其生時上帝賜玉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近緣養一道人。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玉印。官止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長老具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過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有驛吏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收效。後岑為虎所食。囙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人皆以為神使之然也。

宋古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幾。療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纔一歲。得十萬楮。捆載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鄞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人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不從。果卒於鄞。

宋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裔適值歲旱。乃往禱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叚自廟後出。頃

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許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悽憫。旣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不免縣戍。尋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捶。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慙愧而死。

宋崇嚴章森德茂。被郡檄宿眉山驛亭。夢一女子杻械在身。哀泣悲訴。云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

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即為女子轉大藏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師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冥然不顧郡中有閤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曰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燭籠殿上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師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送酆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燭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師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幹師忽發背疽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忘再出船去李貪其財先令發船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李冒認僧為門僧席捲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杨夜夢此僧来相見遂以僧為名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卑子又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蕩其家產無遺

宋沅州霍千里貪賄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
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
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擔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悄
然及明衆僧視之皆紙為之耆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

宋虔州虔化縣常遣吏李基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逋者不滿
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
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象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
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幸
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賂注結守澄為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
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黨從父肆貪壞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
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梟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宦人之手

宋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令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壕中之物任君悉取唯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笑曰此番又是死矣柰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與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張囑官僧作斷骨契因之明年又来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須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兇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才許其半伍伯怒撰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墻間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瘇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柳勝字平之卯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鴆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産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官族儒家皆畜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来

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衆不許輙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奇為壟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為市駔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殷述慶字去貪瑞芝鄉鄉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剥鄉鄰正與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邀邏搜捕如犯私鹺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鴻溝以分錐書販之家惡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籍籍於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呪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月述慶亦以惡疾殂曾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訃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時衆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礪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堦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髮鬅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繃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勑左右取呪詛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殿述慶。再押入地獄。示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許者。是後書市復通融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

無不綜達。常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
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輙怨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刑。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刃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
頸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illegible]亭湖廟。此廟舊有
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輙取。舫即覆
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驚憚。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
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豊。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
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
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
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讚唄數闋。蟒
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
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
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
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
世害已少年尚在。高竟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謂少年云
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着高頭。
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歎。

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曰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於蟒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者勿通。日難之子栴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夫語婦汝身重疾。今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聚墻便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飯愈飢。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到庭中。栴檀聞語。呼守門問。門監懼罪。即掣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小。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難具說。願佛哀矜。到此兒所。分衞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臂折復愈。自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衞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生時。食噉麤惡。衣裳弊敝。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豪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哭地獄。

昔目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餓鬼。白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放逸。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自施。逆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鍼。鬚如錐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入定徧觀。彼諸餓鬼不見。怪其所以。尋往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蒙汝設會。

罪垢得除。吾自能令来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忉利天。

昔佛在鷄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保。其父母聞之無相。雖長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逐令去。勿復来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呼問之。能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墮。袈裟着身。佛為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即乞食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勑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来得食。當大飢

苦。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踰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踰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踰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泥洹。即涅槃華言圓寂

欲知羅旬踰者。維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踰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是汝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旬踰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謂行惡無罪。羅旬踰是其證也。

昔目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來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厠中。取糞噉之。厠

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鉼盛滿烊銅以杓取之還自灌頂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爲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鉼酥藏着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盛然火燒滿中烊銅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汙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昻觀着數千阿難往見具以啓佛佛與大衆共詣池所大衆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佛告大衆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饌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雖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衆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投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悋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華言靈鷲）山中尒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唯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髮如錐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尒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

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荅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
渴。不能荅汝。尒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尒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
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
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
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慇懃囑婦。汝今在後。好
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荅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
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
著空屋。令其即日飢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揵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
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
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揵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
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荅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荅尒。尒當問
佛。時大目揵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衆演說妙法。見目

連来。先意問訊。愛語輭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其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旁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今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来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達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觀看。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

還守衣鉢。時諸僧衆。見其去世。開其房户。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華言焚化）羯磨（華言辦事）。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来將諸比丘。来入室中。語餓鬼言。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着利養。不肯恵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伴慞惶。飢渴所逼。遥見一城。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求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来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此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来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来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況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燄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慞惶走十方。飢渴所逼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尋逐加楚撻。捶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漿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某聲。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能不愴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來謁相公。公喜延入。既坐謂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臥內取之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貧道有一火玉匱。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拳。公捧之。溫潤光潔。非世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硃砂瑩澈者。於淨室內燃香。致象之鼻下。親自封鎖。莫令婦人雞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珠。道士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投於火。突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狀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玉者亡矣。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鬢白者皆黑。餘是公求砂無藝。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後果得罪南遷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怒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鱷魚潭。公平生有珍玩之物。親自鐍閉三船。是夕風雷晦冥。澍雨併作。乃見玉象子如一團火。先自船頭飛出。光焰衝天。次見金象子隨水而入。三船珍玩並溺於潭內。公浩歎涕泣。至朱崖不數月而卒。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